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序十七

著述

唐詩艷小序　周詩雅

今夫名園金谷寶砌瑶林稱華矚矣艷乃在於夕露晨流新桐初引粉香沓雜花氣披靡亦佳麗矣艷乃在於芋蘿一嚬遠山一抹熊腼豹臛炙酒行車頗豪嚼矣艷

乃在於軍持之中泠洞山之野馨何也艷未有不從清中流出者能以其清新者一變漢魏六朝為律絶而古風則仍其習排律又衍其波使不得初唐之一反漢魏六朝之為塡詞巳久矣斯又氣運升降之微機難為俗耳說并難為作者解也予弟近取其清者而艷在其中矣遊名園對美人御盛饌都向三者之外尋討是余清新之所寄也知我罪我吾何知或曰古詩言準而唐詩言艷得無盭乎嗟乎除却新機便是套本心花倏滅筆彩

何傳反之吾心不相準何處再求古詩也準與艷皆以心言即謂古之準藏艷而唐之艷按準也无二也於是而選唐詩艷

古詩準小序　周詩雅

詩何以準稱也準於古唐虞三代以前立言之旨也古無詩而有歌有謠有銘有引氣厚而詞簡詞簡而景生如山之有恒華嵩衡焉如瀆之有江淮河泗焉如天之有日月星宿焉如載籍之有十三經而書畫之有鳥跡

大小觔焉淺深曲直不論致鹹酸辛苦不論味青黃赤白不論色一以真氣為之淵雅停蓄漢魏而下有古詩浸浸乎開風雅之門扇嬌艷之致矣且能以一字抵初唐人之一句一句抵初唐人之數百句瑰瑋磊落不濴苛細新花驟發不留故態摸之無痕嗅之無氣舉我之曠懷千古血淚丹肝讀之而紙上噴出至若雲雨銷魂含意未申大都有韻而不奈形容有情而不能言説者得其一字可以廻想十日得其一句隨爾眉眼欲語此無

他氣至而古人之筆研心手皆靈即我之夢寐神魂畢活也此所謂一心生萬法萬法歸一心能令古人見我心又令我心見古人而詩準於是矣非尺尺寸寸工師量材之說也於是而選古詩準

宋元詩三刻序　周詩雅

令之言詩者首漢魏以及唐輒云其道大備至宋以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格畢氣弱世運使然噫此矮人觀塲貴耳賤目之論也今夫三家之村尚有人焉吸月吞風

口吐會心之語詎以煌煌有宋之代遂乏作者審聲按律筆操在世之權夫宋人詩之大不滿人意者因諸君篤于講學以致注訓入之八識田中故往往以誠意正心之譚譜入風雲月露之什其氣詰其色腐何怪好異喜新輩不借言力古畀今而自文其倦繙踈較之病也語有之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去其詰氣而真者存削其腐色而新者露其又何恚焉即如坡公山谷兩公蘇之犇流浩放黄之峭激嚴覈雜之于唐且踰晩而中盛夫

何渠以宋並之若臨川性即倔傲詩政不嫌於高深孤山目無古今意寧復知有晉魏是又可以宋而少之耶至於元則局少遜於宏遠性不礙夫靈通字句突生偏饒別響既不以宋而不采又寧可黜元於勿論哉嗟嗟今之舉口而蔑宋元者舉體具宋元局相不過啜標榜之猥語欺人耳可嘆亦可憐也予因有感而黜定刋之殆有未可深言者在噫

明詩選序　周詩雅

我昭代醇厚開基泰符昭乎星日歷聖文明持世天藻爍於雲霞蒸爲運曰離鍾諸人曰貢故夫垂纓佩綬以及澤釣煙耕之輩無人不詩無詩不麗于運而盤薄以出之眞足接武貞元大歷陋宋元于不足道雖然固不能無初盛中晚之别焉于安論之此非關世代也初盛豈盡不落中晚之蹊中晚豈盡不能追初盛之躅竊以爲存乎其人其韻坦而平其神閒而深其脉靜且貞此初之徵也夫見爲沖渫而揚波則其盛也爲磊落而英

多則中矣至於幽響鳴泉而自瀉寒鑑燭斗而孤騫斯末流屬之總之運授於元氣神氣之旺衰人情以喜情哀情之大概可觧于古詩訣盡之若一時興會之所至作者不知迨異日賞鑑之所加閱者別出斷斷無足憑者也故從古之論詩者俱自寫胸中之詩而何與人詩即鍾嶸詩品古今稱絕其是非且為後世口實餘子更復奚贅焉我明首尊高楊繼推何李以至歷下琅琊盟壇押主迄今公安竟陵偏鋒自雄論者亦嘗取以立正

始中興之際子正以世代轉詩者也詩非轉世代者也爰搜諸公之全集以及書記之偶存繙獵幾兩年而得如干首噫紙漏所不待言且首為鑒而彙為評是猶不免使人看場之見要以鼓吹休明借人之貢而表聖代之離擊壤而歌嗚嗚以相和竊敢附野人貢謠之義云爾

歷理發微序　朱元弼

往余遊留都最善金陵張子近山者張子冥心内典而

尤邃於歷其術本之蓋天謂天平如掌日月五星浮空而行渾天之儀制非古也推古驗今得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年為一元而以經世篇所紀元會運世之數為未盡其說與臺司迥異先是吳中有星川陳子諱壤者精囬囬歷推步春秋以來二十餘年七政交食躔離分杪俱合謂國朝所頒大統歷本授時歷以至元辛巳為元迄今垂三百年其冬至先天一百三十五分當釐正嘉靖末上書闕下下禮官議為一時臺臣所齮齕寖

不行至是余客婁東張子訪余遂得與陳子遊兩君子者傾盖抵掌如隔世相逢莫逆也因各出篋中帙互相印可陳子木訥淵思少辯才所出帙積數萬言若懸河不可詰古歴大都更八十餘家術皆順天求合隨時增減行之久而不敝陳子盖契札瑪魯鼎之秘剖秒微定中氣無纖毫滲漏立萬世法程斯已奇矣張子盡得其學而明辨過之能發陳子意緒中隱與其按羲和毋子之法闡容成宣盖之微明天平如水之真形辨日覩如

丸之虛狀此又陳子所未悉也至窮歷理之玄昉諸易有太極而以太極爲象帝之自命之曰函天地之體蓋與兩儀四象八卦之旨相發明且參合竺墳法報化三身之說及道德内難等經謂無極所生帝象之生無非隨順羣生被機稱性羣生各具一太極與圓象之體无閡无別反末歸本在瞬息間此三聖人作易微意而張子契之超于歷家遠矣昔邵堯夫評洛下閎知歷法不知歷理揚子雲知歷法又知歷理張子未之許也余謂

陳子知歷法矣若張子真可謂兼知歷理者其略在陳子歷理發微讚中余不及贅

易頌序　朱元弼

夫易變易也經首乾坤首六十四卦也其上下非故分也自有此理不容易耳就卦而兩之原變而引伸之易理自具也即如卦約乾坤坎離渾身易位而反之者也大夫婦也水火亦无婦而不相射中男女耳皆非易之用也易之用特用其少長男女而中自在此有物之固

然無足異者故上經用男每二卦上下易而反之至頤而男之用窮則變爲女而爲頤爲大過下經用女每二卦上下易而反之至中孚而女之用窮則變而爲中孚爲小過上至澤風見而水火不交下至雷山見水火交而終以未交何也此既濟未濟結上坎離雖不言金木而終始無非金木易之所以爲至妙至妙者歟故上經似經下經似緯寔一篇也上之臨觀下之損益卦體易位其一徵也或謂上用先天下用後天似亦得其槩而

未深言之者也余未敢以為然也頌之所以作也

山居日輯序　鄭履準

夫人生貴適意富貴何為此知士之格言達人之佳論也且百年之間如駒過隙而憂愁抑鬱一半相妨風雨疾病十常八九光陰幾何而衆患攻之此樂天所以發白日之歎也僕本鄙人生於海曲幼多美疢嬾業箕裘志學之年即侍親南遊金陵覽龍蟠虎踞之形勢覩王謝風流之遺踪六朝壓跡四顧凄然北覲神京見羣英

濟濟黼黻皇猷冠蓋如雲紆青拖紫而性本庸愚懶惰無匹竟乏思齊之志所以優游歲月無所成名然復觀近侔並慕前賢朝為將相暮就誅夷或聲名尚著東隅而身首已横西市或銓衡再掌未展經綸而囹圄一幽竟死縲絏其執戟邉陲荷鍤畎畝死徙廢棄者不可勝數於是目覩神驚不求聞達心耑志定決事漁樵矣庚申仲夏隨父南遷七日之間百口出京酷暑長途僮僕多病晝畏風波夜虞冠盜始信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

也今高堂逸豫兄弟怡怡海甸澄清不見烽烟之警雨
暘時若幸瞻禾黍之豐爲堯舜之民藉父兄之蔭門枕
流渠茅茨尋尺不羨茂先之一枝良田負郭租税釡鍾
殊勝留侯之萬戶聚逺樓前不啻千竿脩竹凝雲池面
奚止半畝芳塘一葉扁舟無勞稱貸奚童數指自足使
令禦冬足於大布粗絺可以應陽四體不勤甘旨自辦
三省不疚愧怍相忘取諸宫中有伏臘蒸嘗之費反之
心上無富貴利達之憂起居以時行藏自適佳辰美景

皓月清風設旨酒具山殽良朋玉立益友清談投壺雅
歌吹笙鼓瑟或登高遠眺或徐步郊園坐茂樹臨清泉
友魚蝦偶麋鹿忘機垂釣寓意弈碁心曠神怡陶然自
樂恍疑身在清虛境界初不自知其為塵世中人也且
門無俗客吏不征求獨坐書齋悠然高臥竊比羲皇上
人而好鳥調歌於枝上蝴蝶飛揚於華胥竹韻琳瑯輕
颿入戶賸足之餘焚香啜茗覽奇秘之書探古今之奥
凡高人逸士所述所作理生治家之法養性行樂之事

遊觀景象之美歲時風俗之盛與夫談諧抵掌之書無不周覽心之所悅手即書之積之既久所録遂多第分卷數名之曰山居日輯姑以存之巾笥自備遺忘不敢獻之髙明以為談柄也

春秋伸義序　馬森

春秋何為而作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之經孔子因王迹熄而後作也誅亂臣懼賊子以正王法孔子之意淵乎微矣孟子去孔子

未遠也其私淑諸人能得孔子之心印者即其歷叙往
聖見知聞知之實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可
以見其自許非顏曾下矣其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言者足以破
諸傳之惑矣秦漢以來言春秋者不下數十家大抵多
祖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說然公穀在七十子後諸弟
子所傳聞而授之與左丘明親見夫子自是詳略不同
即左氏或疑非是丘明而為當時魯國史官則確也國

史策書藏在太廟其簡牘本末孔子非由史官何能得見趙汸氏謂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禀命魯君而後得成其事似非臆說今詳三傳獨左氏頗具本末事實然已不能無文勝之弊若公穀以所傳聞於諸弟子雜之已見其所病又豈但亥豕魯魚之訛哉至於義例之論有求其說而不得者又託為變例以附會於夫子之經因而後儒諸家紛然異同葢不能不背於春秋之大義矣春秋大義尊王黜僭以律諸侯誅亂臣賊子以正人

倫者也今經首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加王於正者言大一統也胡氏宗之則曰書元年者祖二帝明三王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不知此元年者乃魯隱公紀國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以諸侯之元年冠周天子春王正月是得為夫子創制明大一統乎否也弒隱寪氏實羽父謀諸桓也經反書薨而為之說曰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寔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不諱國惡仲尼削而不

書斷自聖心謂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不同此非厚誣聖人以不道者哉許世子止親疾不嘗藥而書弑楚公子圍假問疾縊殺其君而書卒若非魯史舊文是何深刻於許止而曲護於子圍耶此可以例其餘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時已致仕猶沐浴請討況於春秋明百王之大法者乎此又可以仰窺聖人之心而知其不諱不宥之必然矣蓋春秋之脩皆據魯史舊文而筆削之並未有特筆變文以增改於其間也其曰筆者

言因之而書也其曰削者言去之而不書也若外加筆削而又增改於其中則與孟子其文則史之言異矣其曰天子之事者非以褒貶予奪屑屑焉於事事求詳而托為命德討罪之權也以王者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禮樂征伐皆自諸侯出故因魯史之文竊取其義以正其失而明之使知有百王之大法焉耳至謂知我罪我云者我謂我衆人也言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者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惟知我罪我故懼也若如後儒之說則孟子文自與其文則史之言若相矛盾而孔子亦必不曰竊取以嫌於僭耳今考經所載朝聘會盟侵伐戰爭無攻取侮之類莫非列國之所謂事也編年以著代紀時日月以叙事録列國文告以登諸簡筴莫非魯史之謂文也有詳略異同有書有不書者有彼善於此者或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或屬辭比事而義因以明則孔子之所竊取者也是故以此求之於心而不必鑿之於文以此攷之

於事而不必泥之於經信其所可通闕其所可疑以經
證經而不屈經以伸傳以傳證經而不屈傳以伸經則
庶幾於經可以得聖人取善之心於傳可以知聖人所
以取義之旨春秋大義燦然可求諸家紛說抑亦少訂
矣某也鹵莽之學猶在面牆未洗心滓固知寡陋不足
以上探春秋微奧而低昂乎衆說也竊自登籍之後曾
兩乞身臥病林間耽玩墳集掇拾諸傳參考見聞輒自
紀錄今歷有歲月漫成篇卷名之曰春秋伸義盖取王

仲淹氏論述作而曰吾於道屢伸而已之義也極知謬安無所逃罪或緣管蠡一得之愚以俟後之君子萁能味醇醪於糟粕中焉耳

元城語録序　董復亨

元城先生當宋哲宗朝高節閎議能令權奸膽落閶闔新恩瘴癘間頻死弗死晚年居亳士大夫相謂曰過南都不見劉待制如過泗水不謁文宣王殁繞二歲而高宗南渡宋遂不支然則去就存殁先生蓋宋一代安危所

係非僅僅取直名去者也而朱文公名臣言行錄不載
先生殊不可觧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錄先生
者大都有三盖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
好又好談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心薄力
距以爲寂滅之教者以故不錄然周公留相召公不悅
游定夫胡康侯皆大儒亦與秦丞相善正叔豈過周公
文忠豈不及秦丞相哉先生寧至不得從召公定夫康
侯後議從末減耶至談禪一節則先生遠竄嶺南時意

非絶欲鮮營不可故稍覽西來語有慨于中以外薄世緣内完真我夫用之忠君孝親不用之離類滅倫用之禔躬養性非用之立教貽訓正語所謂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歸正者奈何目為異學而令不得與韓范文富關濂伊洛琬琰千載耶嗟乎寃矣寃矣予待罪天雄天雄即先生故里間召故老問先生墳墓已前化為烏有問及子孫則不知何許問及祠宇則湫隘頽廢僅遺像存耳余因低徊久之最後乃得先生所謂盡言集數卷并

語録三卷行録一卷者受而卒業盡言集本頗善語録
輯於馬大年行録輯於崔子鍾為解者所壞且多魯魚
之誤余暇乃即其解正訂其誤稍掇遺事附其後而列
本傳于首命外黄令刻之蘇文忠嘗上疏神宗朝乞校
勘陸宣公奏議當是時神宗求治太鋭信任非人故文
忠縁此感悟神宗神宗不用卒為臨川所誤釀成靖康
之禍今之時世視宋未諗何似而先生師司馬君實傳
陳瑩中學自不妄語入或于宣公無不及其於近日士

風人才尤對症之藥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未能至心殊向往之吁予于先生葢向往深矣

王氏易序　孫宜

孫子曰世有言王弼何晏祖尚老莊卒之亡身而禍其國者予讀王弼周易注嘆曰善乎弼語簡而義明思近而解切要之達陰陽之故審變化之旨識乘應之文該爻象之妙其所述大不詭于聖賢而絶無涉乎老莊晉魏以下勿論巳程氏傳最稱的源乃其善者於弼取資

焉其稍異弼者特敷衍厥辭加詳婉耳夫時有古今人材因之材有古今著述因之是故兩漢之去古曹魏之去漢俱稱未遠風氣近厚箋解疏注之士即其聰明性識較之後代固自弗倫繼漢而唐抑亦遞相崇減理在可知故宋儒之闡明道學釐定經術由今品焉誠已超邁逖絶者然漢唐諸子若馬鄭王何元凱安國穎達之流未必咸無所得是以裨宋之全也弼易尚已往余覧何晏之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慎其所習所習正

則其身正不令而行為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此其言又豈莊老虛寂放浪者倫歟夫弼晏論著若此在當時後世往往以二氏目之至謂流禍闗世教罪之為離經畔道者蓋魏晉之俗大率以風流酣暢相高跌宕不檢而二子行亦未免焉斯其故必歸之耳然言行殊途君子于言也罔以人廢仲尼固已云矣謂弼晏著述類其行者豈非厚誣哉或曰玆宋儒之說程朱所嘗病者夫言而程

朱也亦不足當斁孫子曰六經者大道之載而天下之公也天下之公器則當用衆之公言釋之故仲尼之刪定贊修也要皆憲往聖之遺而酌前哲之善未嘗不出于已而假以自異也其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後儒訓釋悉罕達此掠美而私長取同而棄異槩之不揆諸道而惟以其人其時謂無足尚廢之茲何也挾其勝也夫程子之解易也其于弼之言用之幾什五六矣至其教人觀易輔嗣翼之介甫三子首焉而

朱子者述其說為訓非有見于此哉或曰𦒿言簡切明近善矣質諸聖人之意未必審若是也嗟夫仲尼之門游從者三千焉深於其道七十二人夫七十二人者朝覿而夕覲面命而口傳者也今考其得所師之精蘊而言動悉不戾于厥真者幾人哉仲尼嘗曰回也其庶乎後儒且謂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夫朝覿而夕覲面命而口示也其所得卒若此末世諸儒之生去聖人千百載乃欲以流傳之往言臆測之獨見而望其悉得聖

賢之秘有是乎故觧釋牋疏之法要之在摸倣正道而協于大義者也夫誠能模倣正道而協於大義則雖往意前致不必咸中而亦思過半焉詎湊曲合字軌而句泥之斯其術不足明聖苟以增紛亂之失長穿鑿之風巳爾奚益乎奚益乎故弼之注成已如所議矣乃程之觧也即曰深明易道視仲尼之的旨本趣亦豈敢謂其盡若所述乎執此蓋可以論弼云易凡六卷予往讀而善之因手録上下二經他日將刻以傳焉而題曰王氏易

三禮考註序　孫宜

昔周公制禮作樂用昭王治紀載條述于是有書今之周禮是也六經之遭秦火斯亦與焉煨燼既餘散逸漫漶莫可尋理漢河間獻王得之乃闕冬官一篇千金弗購劉歆氏校中秘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及元而臨川吳澄謂冬官特淆錯司徒中他四官中未嘗亡也牽合附會出而足之自大司空小司空至司稼五十三官皆司徒官也自職方氏至六官皆夏官也自司氏至雞氏

五官皆秋官也又謂地官之文多在春官故今所定自
大司樂至典庸器十九官皆春官也自訓方氏至諸子
四官皆夏官也而所存司徒本官惟州長至舞師十一
官云而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之職既以歸冬官
矣于是自以意見補之曰掌建邦之教典繼以施十有
二教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正月之吉布
政以鄉民八糾萬民歳終致事不可入司空者即仍厥
舊焉又天官以下四官亦率殽雜弗倫于是以春官之

内史外史至眡祲十三官以地官之司祿一官以夏官之司勳司士二官歸天官以天官之司裘内司服至女祝十一官以夏官之節服氏至小子六官以秋官之大行人至朝大夫八官以地官之封人至饎人六官歸春官以秋官之銜枚氏至貉隷七官歸夏官以地官之胥師至胥四官歸秋官于是周禮稱成書云孫子曰六經者聖人之書也其條理倫脊必有妙致遭秦燔燬僥倖僅存然亦什一云爾全書既亡湊合掇輯之餘厥倫紊矣

苟非有聖人者作則曷能是正而詮定之以復其故乎而學士大夫淺窺偏據妄意改定即陧杌自擅謂得的原此豈非厚誣哉此豈非厚誣哉昔孔子之定六經也可者存之不可者去之務合於道已爾不必其皆存也不必其遷移竄易而后定也今之學者于六經固非敢以去取若聖人然其可從者從之不可從者仍之斯亦用以用世也矣必曰如是如是而可則安知聖人未亂之全書果即所定否也夫其深舛至訛固已勿論一有

不合罪則奚辭故聖人之學守經以達變而已後世儒者不求諸聖人之變而惟巳焉師泥滯執拗斯所以膠固一隅而莫通者也且澄意以謂冬官之文雜五官故取五官之類者補之謂五官文互雜也各取其類補之此誠巳辨矣然稽之于理言無定衡惟人所主義靡恒適視我所偏是故六經之言尚巳後儒苟欲穿鑿附會強斷巳意則周禮之書即一官一職孰不可以遷移竄易彼此相通者也而奚獨澄今所云然也夫天官冢宰

之職內及宮壼 膳羞謂有深意此固臆說虛辭無可稽証何則閨房掖闥之禍奢靡服食之淫苟一魚爛潰未聞宰相能制之者周公聖人也其見獨不斯及耶而爲之制乎故曰臆者此也不然則安知他官之形似交錯若澄今所改易謂某官類某某當以某屬者非聖人制冡宰掌錢穀涉宮闈意乎澄乃於其臆說則信服而不能少議而他未嘗有辭者刪定紊亂惟厥已見此昌故歟而況復有所難解者六經既遭秦火已書則伏生

之口授孔氏之壁藏詩則毛公之小序大抵非厥本初至若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皆漢儒揣摩量度文以已意假以仲尼為之先生之制蓋略有見於是云要亦不可倫次矣澄取戴記補儀禮取曲禮為之觧破碎決裂曰禮之全經盡在于是孰據乎昔杜祐之為通典也凡祭祀郊社亦私採摭諸禮言編排秩敘以為之準不知孔子之聖猶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其用禮惟從周惡生今而反古

者剟夫末儒淺學取熻熾灰靡之餘文師心任見欲以律往古而例當今不亦難哉不亦難哉或曰周禮聖人治天下之遺法也後世制治者師焉是故苟有爲是正刋定若澄者流猶足備一王之制借以詔天下而俟來聖不然即欲師倣行之亦莫尋厥緒矣夫澄豈得已者哉而予以爲任法之善不如任人今後世有興治者即周禮殽雜弗究彼猶能推其意因其時别其類行之成一家治否則以周公之制文武盛治之餘成康而下不

三四傳而已廢矣澄獨能以一已之臆合而係後人之觀聽哉是故聖人之學神而通俗儒之學拘而滯惟通也故㪅可也惟拘也故必變有所不變則窒矣故必就有所不就則泥矣是書周禮凡十七卷予尚欲取其可以遷移謂不獨如澄所易者別出之而未遑也若其訓釋簡而明致而不鑿要不可以盡廢云

三禮纂註序　宋儀望

予早歲從父師問三禮同異因臆嘗所辨説周禮一書

自漢惠除挾書乃有獻周官五篇其後向子歆得之遂以考工記補冬官而不考載官名自歆後賈鄭諸人爭相校讎用力愈勤而大義愈晦宋程朱大儒雖嘗亟稱然未有折衷迨元臨川俞氏以周禮冬官雜在五官遂黜考工記更補之王吳丘三氏復增訂焉余竊謂考工記特記語耳諸君子莫究所屬併其名缺之然則輪輿桃治弓車廬梓諸人果官名耶自高堂生治儀禮而誦習者五家而戴氏又傳禮記四十八篇其義多孔門諸

人相與發明元晦幼清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以令攷之周公法天制禮如郊祀宗廟朝聘會同禮莫大焉皆亡逸不可考儀禮止士庶人而王制月令明堂等篇又雜出傳記中其義舛缺弗倫後之儒者掇拾於煨燼互為剖析而聖人微辭奥義欝而弗章闇而弗暢蓋三禮之晦久矣予後以御史在告吳人王應電避難南游因挾所註周禮以從嘗往來思江輙相擯難上察天文下攷地輿中定官制謂周官止五篇後儒攢補非是乃

按天文作冬官演義其用力既勤而持論甚高士大夫爭敬信之予謂諸經當漢時始出詩殘書缺禮壞樂崩非孔子刪定本旨歆去漢惠又百餘年冬官亡失如山川逢師虞衡等職雜在別官明矣王子領之予因作讀周禮説其略曰昔在文武創造方定禮樂未遑周公以叔父位冢宰輔幼主朝羣臣爰稽唐虞監于夏商乘時竭忠更定法制故六官周禮作焉蓋嘗論之王者父天母地代工宏化責在三公故首立天官冢宰居之有生

林立教養是賴故次立地官司徒掌之四時更運天地以成故宗伯掌春司馬掌夏司冦掌秋司空掌冬六官既立百度乃貞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於是大備此明周官典禮非相為二也攷之王制冢宰統百官制財用故自王朝王宮王内事罔巨細職兼崇卑厥惟統握而六卿三百六十屬皆受成焉王者不私蓋藏故外府内府王府非稟于冢宰莫敢出入焉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故内宰主内宮正主外凡厥細瑣皆得總轄焉其為慮

遠為義深冢宰之職於斯為大地者配天者也司徒掌邦教定民數興賢能宏敷式和厥功並焉斯地官之義也宗伯以下各率其屬宣猷導和以贊助元氣雖佐理各殊而體統流貫故觀於六官六職然後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後人攟摭疑似不悉聖人精微之義輒以己意妄加評駁是所謂遺神髓而彈皮毛也時王子見之頗為更端未幾還吳遂歿去歲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肖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註三禮示之

儀望紬覽連日至忘寢食然後知貢君于古人微言奥義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攷儀禮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備二禮遺逸斯又其獨斷也自歆向父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立體要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少哉宣守東莞陳俊雅志好古顧亟刊布之東平君乃

走數百里索予為序嗟乎古之聖人上下一體君臣同心其彌綸贊助如心腹手足共相營救故六官分職百揆時敘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嗚呼斯成周之盛也非周公其孰能成之或謂貢王二子於周禮奚若予謂二君皆能以吾之心究聖人之心者也惜也一二同異予欲與論正者已不可復得矣雖然予又安得以是病二君哉

讀伯夷傳 徐應雷

太史公列傳首伯夷其所稱青雲之士何人也今驟讀史記者將謂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歟夫古之遯世者若焦先㬠孫登黙仲長子光𤸇豈不甚矣哉皆無家屬絶人事並不廢身前後名則豈有抱奇巖穴而名湮滅者耶又將謂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夫砥行立名者青雲之士也其附青雲之士者非青雲之士也又何砥行立名之有已矣哉盖吾未見青雲之士也世人不察猥以仕宦富

貴者當之楊用修曰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登青雲謬矣楊用修之言辨矣且以楊用修之言辨之不若即以太史公言辨之也太史公固曰富貴而名湮滅不可勝數何為砥行立名者翻附之以施於後世乎且又不若即以顏子辨之也夫李氏魯上卿富于周公顏子當附李氏而益顯東家丘焉足為輕重乎且又不若即以伯夷辨之也夫齊景公有馬千駟附之者且當不朽

而何以民無得而稱焉翻不若伯夷叔齊之餓哉此固
不足辨而世人開口輙以仕路爲青雲以仕宦富貴者
爲青雲之士乃至臨文亦然是故余聊復辨之雖然太
史非沾沾以孔子爲青雲之士而伯夷顏淵附青雲之
士也太史公不云乎周公卒五百歳而有孔子孔子卒
後至于今五百歳余小子何敢讓焉故曰聖人作而萬
物覩正義曰孔子沒後五百歳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
萬物見覩之也得之矣彼直自任青雲之士諸名在列

傳者皆附青雲之士也故借孔子以自見斯其爲太史公哉雖然太史公沒誰爲青雲之士太史公之後若李元禮孔文舉有位者也郭林宗無位者也其齒頰臧否並儼然操華衮斧鉞之權可謂青雲之士哉雖然匹夫有志必不肯附之以成名是故當自樹立耳必欲附所謂青雲之士者必不能砥行立名者也是故氾䲨清靜自守不畜門人彼知附青雲者之非青雲之士也而所謂青雲之士者必非齒頰臧否之謂也夫李元禮孔文舉

郭林宗豈能以齒頰臧否操華衮斧鉞之權三君子皆扶樹名教而青雲之士也吾以為三君子又不若孫登之默視一世而獨與嵇康言然三年而始一言仲長子光之瘖而獨與王无功對酌酒歡甚其為華衮斧鉞最嚴其為青雲之士尚奚疑令不能默且瘖又不敢齒頰臧否而又不能撰史記則如之何夫立言不如無言而又不能竟無言無多言耳矣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序十八

著述

四書疑問序 曹于汴

或有問於予曰吾讀蓮勺史先生之疑問而竊疑焉夫先生積學功邃神遊於孔曾思孟之間默契道真何疑之有吁此未知疑之不可無也孔夫子自述云四十

而不惑是其四十之前何嘗自謂無惑儒者四十之後尚未可當夫子四十之前動云吾既知之矣居之不疑是何其謬也善哉乎先生以疑自居而長安諸君子復有未能信未能疑真疑真信之惓惓也疑則問問則成其學學則信然則既信矣當無復疑乎是匪可易言也虞帝之聖奚啻於信而問察之好不置夫豈自處了了而故為是諮詢也夫子年至四十而已不惑矣而假年以學蘄免過之大者又豈自信無過而求免也世人謂惟聖

無過此殊不然到得聖過轉多耳譬百里之侯不任咎於封外天下之宰詎委責於遐荒故彼能是是亦足為一長之士也聖人而有足時乎不足則不敢駕言信烏得不問且學也是故讀四書者疑焉而已讀疑問者轉疑焉而已伯玉未五十時幾不覺四十九年之非儻亦嘗自疑也而不憚於問也乃克自覺乎夫學難於有覩而有覩非可盡學也疑以生問問以成信轉信轉問沒齒焉而已矣則茲編之所開者宏也余不敏叢疑如織

當圖航大海之津陟華嶽之巔摳衣請問矣

重刊五音篇韻序　徐爀

上古有音無字出諸口者皆天地之元聲也自羲皇畫卦倉頡造字制既立矣音斯附焉字者音之形體音者字之名稱類形始於許慎而愼生於漢世去古已遠其所訓釋不無牽合之病至於玉篇諸書則祖說文而潤色之惟王與秘之五音篇海分其畫段則字無遺形類聲始於沈約而約產於南服間操吳音其所分别不無割裂之病至於

廣韻諸書則祖唐韻而更置之惟荆漢之五音集韻隨母取切則字無遺聲此形聲之大較也然箧笥嚴扃匪鑰不啓形聲無窮匪法不通有司馬公之指掌圖韓彦昭之三十六母勝國安成劉士明之切韻指南國朝沙門真空之貫珠集挈領提綱開示門法求聲音以歸母考偏傍以入部字得韻而知韻得字而顯則凡大而典墳丘索經史子集三藏十二部之文以至稗官小說重譯方言如恒河沙未可更僕者無不探賾索隠鈎深致逺晝無亥豕音不聱牙還

天地之元聲開萬世之聾聵教闡同文功匪細矣此書流
傳既久梨棗漫漶沙門如岩者朗質觀空精嚴戒律曩朝
落迦得傳斯訣與支提寺僧真燦者發大誓願期鍥此書
積之八年始克竣事可謂有裨教典矣殖根羸朽鈍識不
反隅驟加披閱茫昧難明岩師矜我愚蒙詳譯屢譬匝月
之後漸見一斑乃令不慧片言行諸簡首夫畫前有易教
取先天有相皆虛禪宗秘旨故毘邪杜口開不二之法門
摩竭斂心啟無言之津筏葢聲音俱屬浮塵文字同歸理

障則三藏之文皆如來之幻迹羲皇一畫綺語之濫觴剏辨清濁審浮沈出入於口耳之間精研於指掌之上其於西來之指何如也昔蒼頡書成而鬼為夜泣悲混沌之已鑿世與道而交喪耳岩師賞予之言遂書於篇端

楊忠烈實録序　李長庚

人臣為國家建持大議規利除害惟其言之得行也所為者大所損者小大者子孫黎民小者一家一身也而所謂行者有行于當時有行于後日行在後日何必當

時故忠臣不難以殉身者一時之禍而竟以志酧者後日之行此其苦心原爲國家千百世治安起見不以一時之禍福升沉計也彼喜同惡異慘心毒手此内璫之常原不足惜其幸明者謂天下之良心清議在也國家不患刑賞一時之倒置而患良心清議一時之不在斯民夫刑賞出内璫一時之熒惑耳若使良心不死清議猶存則上者抗之中者亦不之附也舉世不附則璫止一人而已其何能逞况抗者懼禍太烈不附者禍亦輕

何難為焉乃楊公一疏初上之日人心羣然是之及見
被禍則指為激漸而指為非且下之石明以為非者或
廹於一時之勢而暗非者則并其五夜之心平旦之氣
亦化而見以為真非天下事至此可勝慨哉兹幸乾坤
在御陰翳潛消寘璫於法盡反所為褎字再覩太平而
郡守胡公下車之日先為傾囊贖宅綱紀其家輯忠烈
録而梓之俾公心事曉然于天下一郡之内而前有李
夏後有胡公能從患難敵彊禦以救忠臣尤人所難者

一時刑賞賴皇上而正良心清議賴諸公而明矣議者又謂今上躬不世出之資遠軼堯舜堯舜在上古之世洪水之災乃開闢以來山川未濬所留之害非人有意為之也舉世之人莫不以洪水為當治也未有一人出而謂洪水之當行者至于今日羣然奉洪水而揚其波皇上一人不動聲色而除之此其天縱聖明千古無兩一切褒嘉咸出獨斷申以特諭可謂千秋殊恩盖楊公之疏初猶疑其太過及內璫之毒烈日甚而後公之疏

始驗初猶疑其難入及皇上一一見之實政而後公之疏始行人臣遭時遇主豈必盡在生前公死而得皇上知之行之公不與逆璫計恩怨不與紛紛者爭是非獨賴皇上為知巳公不可謂不遇矣其前後疏恩旨詳在録内此書行公於九原下稽首拜恩起且掀髯而笑此一腔熱血不空洒圜扉也胡公諱繼先

李杜詩通序朱大啟

海鹽胡子孝轅于學為博物聞當世之畧起家孝廉領

州牧方知敬歴遽遂初衣時時著書斯以勤矣會今天子詔仿古公卿各舉所知儲文武兼才牧民禦寇之選余備員廷尉職得薦吏輒表副側席之求時戎事孔棘大司馬蔡茂才畀等夙諳邊務者將擢以不次齮齕者顧尼之不竟其用而余亦懸車歸老山居多暇每有揚搉時過從相驩甚一日出手定李供奉杜工部詩集示余且謂李杜大篇寄意深婉何可不為通故于舊注間參而伍之務探其原委復為之臚次其體佐以評隲語

無弗衷盖胡子有三唐五季詩統籤之輯析名搜逸懷抱筆札者積二十年而後成而于李杜詩尤加意訓纂將謀諸梓命名李杜詩通屬余書之以序序曰胡子曷為乎有通也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繇來舊矣陳隋以降詩至唐則已極大抵體無弗具而人登作者之林又何限也然必自李杜勃興而乃大備李注有舂陵童貢兩家杜注有原叔次道輩二十五家徒剽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往往逕庭者盖不能貫穿羣冊攷當時身世遭

遇之槩得其指事陳情有合于風人美刺時政之義欲劑量前人遠矣彼古采詩之官微言喻志知得失而觀盛衰抑何歟嘗論李杜兩公自開元天寶之隆迄于至德大歴親罹兵火喪亂之世太白流離坎軻浪迹縱酒子美懷忠仗節羇旅間關奔詣行在慷慨悲惋一寓于遊覽行役懷古之什為多然百憂萬憤畧見升沉之感詩至今艱棘虎狼之慘與夫生民被毒螯轉溝壑可愕可憫之事慨然在目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其心悲者其

音眇其憂深者其詞悱惻而溫厚吟咏寄言之餘骫骳紆軫在以意逆故夫注書之家如裴松之三國志陸登劉昭兩漢書劉彤晉記劉孝標世説酈道元水經其廣異聞掇奇補闕以名於世至於箋詩集者是在旁引載籍托緒造微多發旨趣也君子立言以垂不朽箋雖小道而以剳昔人名誠非易哉善乎胡子之為通也如豫章行别録所載古白楊篇陸謝諸作皆傷離别惜景物考豫章漢邑名太白在廬山受永王璘辟及璘潰鄱湖

坐繫尋陽獄並豫章地以白楊榮落豫章自况用志璘之傷敗及已身名隳壞之痛蜀道難梁陳作者止言其險太白兼采劔閣銘用之為恃險割據與羈留佐逆者著戒非為嚴武與章仇兼瓊而作他如蟾蜍薄太清謂賦長門悟主是我事以當世相如自負古風六十篇十二言仙九言游仙譏玄宗崇尚玄學多借秦漢為喻自謂神仙可致聊抒曠思皆為昔賢發覆杜之荆南述懐為房琯之貶因諸王分鎮之畫深中肅宗之忌中間磐

石圭多剪爲琯建策原凶門轂少推又若爲琯自將咎其漢庭和異域晉吏圻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等語若白琯去位始有和親田紇事國體損而忠臣以忌諱斥矣宛轉爲琯湔雪明已之救琯去國未爲失也子美生平出處莫備于斯篇寄劉使君伯華敘其先世系是劉憲後人憲仕天后朝以推按來俊臣貶俊臣敗轉鳳閣舍人故云推虛捐魍魎冊極上鵾鵬景龍中憲選直修文館學士時文館寵賚甚盛故有雕章五色筆

紫殿九華燈宴引春壺酒恩分夏簟氷等語賀沈東美
除膳部郎詩內稱沈爲通家又有禮同諸父等語証以
太平廣記注東美詹事子與子美祖著作同官修文皆
本史傳溯譜系至若麗人行紀楊氏諸姨與國忠同遊
事哀江頭一箭正中雙飛翼之指貴妃破向來射雉諸
說吾聞楊子云依仿聖籍好之者以爲過於六經然則
胡子之通豈不功𦙍于風雅江河萬古長流使李杜而
沒則已李杜而不沒斯編其可廢耶本古律異卷逌曾

南豐始就李集攷其先後而次第之黄長睿復用東坡之説于杜集亦隨年編纂胡子務整齊之以類相從明别體要使人犁然有當於心夫唐興盡一生之力于詩僅偏工獨至李杜以英絶一代之才併兼衆調倘汎濫諸家要於歸宿亦鎔鑄各體集於大成是則胡子讀書之法也余因而有慨焉詩能窮人夫窅愁滯留凡不得志于時之所爲皆見于詩故夫李杜流落之魁也胡子以其才浮沉於世亦足身致高位遭時陷排如軸摧牙折

不求更振偃息林谷托意於諷采以視李杜宗工淪廢流眨遭遇又何殊乎嗟乎茲亦所以自見也夫

毛詩出比自序　李舜臣

詩有六義唯比興之有同異者義難言也何也朱所謂比毛之所謂興也而毛寓比於興夫既曰比曰興義宜有別嘗考之興之言象也事存于物之中比之言類也事而與物偕舉若毛所謂興聖人復生豈可易哉惟不出比以興該之漏於是矣又以詩多引古以風比義也

何也物情與事偶似其形古人與今或異其趣于是引古以風今或出物以質事二者皆比義也然引古以風今者多以通篇出物以質事者篇數語爾尚大君子裁焉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餘姚黃宗羲編

序十九

著述

劉子威雜俎序　江盈科

柱史劉子威先生出所輯一書示余題曰雜俎大概以天地奇偉絶特文武彚分爲四而燕語吳都考附焉讀其書多耳目不經奇偉絶特之事間或揣理必無涉事

偶有者余因喟然歎曰甚矣道之無窮而子威先生宏覽博雅之非人所及也乃子威自敘曰此書以示始學者若余所該涉則不可勝述味其言跡于謙又跡于自詑其包彙之廣而皆不然夫道無窮知有窮惟能以有窮窮無窮而後知有窮者之固不能窮無窮也要于所蓄有多寡即所見之小大因之盖昔籛鏗西遊遇姜子牙於道知其將徃仕周摩其頂曰爾年尚童盍且學焉而早仕夫子牙年八十老矣籛鏗且童之而戒其求仕

之早盖箋方以八百歲春秋則其童八十之子牙而早其仕也非籛不能有此見也惟賈亦然負擔之夫得一金以為致富陽翟大賈累萬為家不至竊贏秦之鹿盜著述之名不止彼知天下之利不盡於鉅萬巳也愈貪則愈富愈富則愈見為不足人之貪嗜於學也亦猶是也余覩傳載所記若中壘廣覧茂先博聞邉笥善簏之類代不數人至我明二百餘年號稱博洽者惟蜀楊用修吳王元美最著與子威先生而三稱鼎足焉先生所

著詩文若干卷所輯他書凡若干種至不可勝讀即今雜俎一書中所采述不知其幾百家驟而觀之譬如入石季倫室中觀十尺紅珊瑚便知其富敵國豈必盡發其藏爲耶而先生欲然曰吾以示始學者吾所該涉不可勝述噫此非謙也非自詫其包彙之廣也總之以他人觀子威則子威爲極博以無窮之道觀子威即子威所博極于道爲僅僅夫識商羊察萍實辨肅慎之矢防風之骨稱博無如孔子而莊生笑之曰丘之於道其猶

醯雞歟夫莊生非狂言也葢以道窮孔子則孔子窮今天下而無莊生則已假令有莊生者安知不笑先生為醯雞歟先生之自敘意固若斯耳抑余聞之古柱下史掌藏書故老聃稱博大真人然則若子咸者謂之柱下史可也

重刻唐文粹引　江盈科

昔人列德與功與言為三不朽此三不朽者校其虛實則德功為實論其用之遠近則德與功之用在一時言

之用由一時及於萬世而德也功也反託以為不朽言之所關者大矣哉言之精者為文六經之文尚矣六經以外論者率推秦漢以其去古未遠有未雕未琢之意降而唐見謂不逮漢矣降而宋又見謂不逮唐矣此自世運升降使然莫可誰何要之代各有文文各有至可互存不可偏廢盍觀百世乎春則桃李夏則芙蕖秋則菊冬則梅或以豔勝或以清潛勝總之造化精氣按時比節洩于草木各有自然之華人心之精洩而為文無

代無之故嘐嘐然尊古卑今者有所獨推有所獨抑亦未達于四時之序與草木之變之理矣烏可與論文唐有天下三百年其詩最著其文惟韓柳列於大家其他不甚著然而三百年間名流駿碩各殫其思各窮其致抽錦繡於肺腸吐烟霞於唇吻蓋人不可數計篇亦難以枚舉則二公之外其文皆可無傳亦大謬妄哉矧夫李氏一代朝政興替國俗熾惡與夫禮樂名物沿革舉廢忠孝節烈勳猷勞伐正史所不盡載者或偶見于叙

述記誌可以備史之缺所謂三不朽託以不朽正謂是耳然則唐文何可不傳耶有宋吳興姚寶臣自謂用力十年取有唐一代之文拔其尤者得百卷題曰文粹刻而傳之其有功李氏甚大閱數百年板浸浸湮沒嘉靖間姑蘇國子生徐焴捐貲重刻至于今又漸歸散佚矣永思金子後來之儁有志斯文者也為校正其訛補刻焉藏諸家塾夫文而曰粹譬如看花名園羣芳衆姿爭奇鬬勝吾就中擿其最者寘諸瓶閒其為賞心娱目當

復何如而吾以為終不如百世並存之為大茍世有有力者盡取古今文自唐宋而外若三國若晉若隋若南北朝五代與元併而刻之豈不成天地之大觀千秋之勝事哉彼識不能周覽力不能遍舉而直曰秦漢秦漢云爾此何異守瓶花一枝而忘千紅萬紫之無盡藏也是漆園生之所笑為醯雞者也

來氏易註圖說略序 鄭之惠

毛肖寰先生偶寓湖南與不佞談易因出梁山來徵君

圖說一冊授不佞爲吾師青螺先生叙刻而毛公重録者大都以錯綜變互推聖人立象之意因明後儒掃象與臆度牽合之非真談易家一種奇書也不佞十齒學易不知易妄意易道之大不可思議而舉目之間往往遇之舉目之間又不容思議處也聖人正以不容思議者象其不可思議者則岐理與象不可掃象尤不可微獨不可抑且不能天始地成時行物生耳聦目明手持足行盡象也則盡易也羲皇以六畫摹寫宇宙之變文

周易詞就六畫下一註脚指點出宇宙內名象示人使人即其舉目可見者由之而不知耳必果掃象則宇宙事物可盡掃耶象固無恙反病理矣徵君絕鮮臆說吾家康成肇明象數錯綜著俔于康伯變互考占于堯夫各推本孔子十翼之意徵君表章而全收之非有神悟何以篤信乃爾因節取圖序十六篇付剞劂公海內談易者亦毛公意也六十四卦啟蒙圖舉一為例十翼圖以乾坤二卦彖辭別為一意意尚未安集註文多總以

發明圖説俱且闕焉顧不佞猶有二疑一疑在象内一疑在象外既有錯綜變互又錯綜變互自相錯綜則一爻已賅八卦八卦已賅宇宙諸象矣何以辭獨舉一二象繫惟此象此爻更不可易抑知詩有比興舉一以待觸類也如徵君言自孔子至今二千餘年間能了此者寥寥何以曰百姓與能又何以曰民咸用之豈所云與能者别有鼓舞之妙使人不知其所以然而不容不然者立于象先耶易以不可思議故大以不容思議故神

如不佞者正病思議何繇知易梁山萬里道安得過從徵君盡發我覆也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序二十

著述

敘七克　鄭以偉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處函蓋中央如人腹内有心則人之與動也俱来哉故墮地啞然而嘑矣亡何夭然而笑矣則順違之故也順違所起以認墮地之已為已而

不復知無已之已無已靜也順已成好違已成惡由是
從㲉漏子起見識與年長為傲為妬為吝為忿為饕為
淫為懈惰大約撰為七種而究之不過嗁笑之變然其
性初豈有已哉嘗試譬之湛然者水乎波於風則跳如
沫蹙如鱗吼如雷水體非損也少焉而澄此湛然者又
不從外得則已性原靜也故謂風動水則可謂水體為
風所壞則不可已又試譬之土與人無愛憎也埏為盂
娵則宋玉惆悵埏為嫫姆負薪者醜之矣又或埏以為

鬼神遂走百家之社其埏以為缾盂人得而器用之而不知即前日之土使解其埏則愛憎敬慢又亡矣世間一切可喜可惡可怪可恒之境皆塊土之類則物性亦靜也故謂土有異埏則可謂有異質則不可矣惟於靜中執一私已於是熠熠鉤鎖膠固而不能自脫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者我之所為唬笑也感於物而後有者也第不曰情之欲而曰性之欲明動之體原靜

也又不曰感物有知而曰物至知知明静之用即動也好惡非性病也附於已則物至而人化物矣物至而人不化則以無好好以無惡惡如嬰兒日嗄日笑尚不知有已何知有順違只爲墮地有已此已一生七欲並作譬蛾之赴火以有蛾已故蚋之聚醯以有蚋已故蚋不赴火以無蛾已故蛾不聚醯以無蚋已故以至秦越相非肉素相嘲各以已故已者欲之根也如賊師然吾夫子曰克已復禮克已者主静之謂也主静則已無泊處

而欲自克如大木蠹處處皆洎而不能緣於火燄之上
以火能克之也凡帥之勝敵曰克摧堅陷陣者果也廓
清剪除者毅也伐謀削患者豫也顧帥不靜則敵不可
得而克矣即求賊所在而撲之可名曰戰而不名克此
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也雖然弓矢弢則與枯株無異
弢弓矢不若弢空虛者之無觸也乃天下不少矢之殺
人者求其為枯株亦何可得哉順陽罷子哀世人之多
欲作七克以覺之曰伏傲曰平妬曰解貪曰熄忿曰戒

饕曰坊淫曰策怠讀之若立射侯之下不覺令人內志正外體直若鶬鶊之愈懊青棠之觸怒饕餮之懲貪敝笱之刺淫至策怠一篇又可以為窳夫之杠策一寓目鮮有不憬然悟者茍可以弢弓矢而止其殺人之用於世教不無補也春秋抑祖之會而進黃池嘉其冠端而藉乎成周為得尊王之體耳夫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好冠來慕中國之冠尚猶予之況慕義者而來藉聖人之言者耶雖不知有當於主靜與否亦可為善藉矣故不

穀樂爲之弁其端而復商以周元公之學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也

泰西水法序　鄭以偉

此泰西水法熊先生成利子之志而傳之者也法五種曰龍尾圖凡五曰玉衡圖凡四曰恒升圖凡四曰水庫圖凡三而終之以藥露諸器圖凡一用以取水力省而功倍徐太史子先譜之最悉一開卷則不必見其具可按文而匠也書成中國不憂傳焉盖開闢以来修水用

者數易矣標枝之世掬而飲亡何蠡焉盂焉尊焉井焉使掬者視之不亦最巧也乎用矣而未廣其後偃鴻井其田以受潤廣矣而未備又其後阡陌開而陂池興雨雲從畚鍤中出也備矣而未有機又其後桔槔出機矣而井田陂池亦不可復覩古者水土共為一官統之司空土行不修則水利愈巧巧固生於窮歟然未有若此之利者夫田不可復井何者必十年始驅民田入之官必十年始溝官田畫之澮墳廬城郭之阻又亡論則必

廢二十餘年耕而可比可幾乎意者水田可也而予郡徐伯繼尚賓一爲而躓世遂懲噎而廢食今之農仰天不雨惟取土龍而祝之耳予家世農見鄉土最壚浹旬晴則枯江而之田浹旬雨則又決田而之江遭苦旱釀錢爲車如碓加輪焉寘筩其表前軒後輊與水爲無窮一晝夜度灌二十鍾顧必急流而可不然則法窮又山之民覓泉於竹以溉而不費人力顧必山泉而可不然則法窮茲法也而傳急流可即吳越緩流也亦可山泉

可即燕齊平蕪也亦可隨俗之便或用中土法或用此法可以佐水車之不及而全民用所謂巧生於窮而窮亦因巧而濟者耶人云考工記可補冬官予直謂冬官未亡第錯於它官如稻人瀦溝之類徐太史文既酷似考工記此法即不敢補冬官或可備稻人之采非墨子蜚鳶比也利先生爲歐邏巴人偕其儕用賔於朝甲辰予識其人於都中綠瞳虬鬚與之言恂恂有道君子也予休澣別去利先生已化曾爲詩以哭之至壬子復趨

朝則墓草已宿矣悲愴久之乃訪熊先生見其家削者緣者絢者則治水法具也彼方日以錢易水而飲顧切切然思水田之利澤又可遠施此其人豈復區區踵頂利所可及哉永樂時神機火槍法得之交南嘉靖時刀法得之佛郎機鳥背炮法得之日本然金火之用耳師金火以致利詘水土而廢巧則為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矣而可乎大都西洋之學尊天而善歷法筭精於勾股予每欲學而苦不得暇至其言物理則願與之相

質難於無窮而此不具論論其水法如此

重刻陸宣公奏議序　黄道周

人已瘵乃索良醫國已瘵乃貴謀士蓋如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為之下涕猜主為之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乎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本於仁義切當時炳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乎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亦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帑

藏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爲之亦不過
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
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醇悶之事捨衆絀而舉大儲以爲
散財可以聚民見情可以得衆原本精誠以進三代之
盛意使今之賢者聞其言亦以爲濶迂耳順而心吐之
也然至於今天下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人智皆裕
於事後而迫於事前故論多淆於事前而定於事後十
家之市閭而被盜掣其牛馬乃擊里鼓聚族子酒醢之

費無有寧夜久而厭之亦以為循禮義謹垣墉之可以重保也建中之初陸公方為翰林馬燧討河北久不決乃請濟師朝廷問公以為師不在衆久必變生徒勞輓而賊不可得不如委澤潞以杭山東還神策以固關内於時朝廷亦心迂其言既而涇卒發難天下騷然世於是知有陸公也君子不幸而生於不得無言之時又不幸而使其言中則天下不得安無言之福君子亦不得不受有言之禍後世之人處於事外執鏡而測之其

故炳如也然而君子之意盡見於言者則亦鮮矣予考陸公爲相在貞元之中年天子已脫於艱難感猛獸爪牙之喻思崇中尉握兵於内於時劉希暹白志貞則既敗廢矣竇文場霍仙鳴計又且起陸公於此謂天下之禍不發於邊疆則必發於禁衛天子之意既不擴而受公庭之言則必徐而入中人之詞特其意已早而言之太察故獨澡雪其身絶交游卻餽問以一意於天子自邊將贈遺刀錐而上屑然不取因而推之以塞倖進之

門閉傳奉之路以陰奪晉蔚為天子保其名器如賞散官郤邊餽及論元從功臣諸疏中其意可推也自陸公去而後延齡用竇霍始恣淮蔡覬然而中官柄兵之禍遂與藩鎮相終始由斯而觀陸公之意見於言者則猶未盡也公之所盡言者內而治道外而邊計使天子消貪疑之端邊臣得捍禦之實情見於上民聚於下即不罷護軍汰神策肘腋爪牙亦未足為難而惜當時無復能知之者予意今賢者亦猶未知之也即不知但取其所

論治道邊計五要九弊八利六失諸篇觀之宜不至於漫試以天下為倖故復付之剞劂與當世君子共繹之焉

鄒南臯先生理學要語序

蔣德璟

璟十歲侍父江山即知有吉水南臯鄒公海内偉人也比釋褐介吾師匪莪何公及同年友須彌劉君將從學以家諱歸然每讀顧學前後編及會語講義諸書未嘗不著蔡奉也公門人峽江曾使君飭吾泉兵政暇選公

論學要語授何師長公勇悌刻之而東余令更摘集中補其未備且見箴曰来教有一日不可不讀名臣錄之語得無與金谿所謂外說為主天之與我者反為客相似乎璟言下猛省夫天與我則天命之性也率是性即為大人求之外反失赤子此集義義襲之分金谿所異新安以此然遅之三百餘年得姚江而其說始伸姚江復得吉州諸君子推明之迨華亭當國為之表章而其道大行廼至今日而良知一綫幾明滅矣非良知有明

滅而學者以良知為客之過也自羲堯至塗人天之與我寧復有二然而以為主則首出庶物之聖人以為客則物交物引之而已矣客之不已漸且奴之故孟子以為失其本心而姚江諸公反覆剥折不啻距楊墨斥佛老然者蓋皆非得已非好辨也鄒公之學實本金谿如云終身結果繫最初一念此一念即是配天地並日月質鬼神一真百真一不真百不真讀易至復亨剛反曰不反則神不入至金夫曰躬吾躬也千劫萬生秉靈毓

粹而來奈何見金遂不有躬又曰肯安心時時是父母未生前越妄搜求越參證時時是父母既生後蓋皆從先立其大一語參入以是窮而夜郎逹而銓諫久錮巖壑騶長臺端而公所性終不加損廻視姚江真無怍色矣余又睹記公二事公初糾江陵奪情坐戍江陵敗攻者蠭起公獨不苟摘晚乃特疏其社稷功可謂無我當東方有事時公首倡首善書院於京師或以濶迂沮之未幾而改為璫祠嗟乎使人人誦述孔子何至頌美權臣

為伊周然後知聖賢之坊世遠也姚江傳習録出其門人徐曰仁錢德洪手余最愛其與顧東橋聶文蔚諸公書以為孟子後一人使君所纂亦多論學書而義語合篇尤有前賢未發者璟無似少知慕學漸泛濫於詞章經濟及二氏者盖亦有年近始悔無得手處故一聞使君之教遂不覺舍其外而反求之且介使君追師公以附於文蔚聶先輩懸像而拜姚江之義

馬還初掖垣封事序　蔣德璟

上慎重賜環於銓部疏發籍百四十餘賢而獨吾閩黃
幼玄宮允馬達生給諫首蒙召用蓋異數云先是幼玄
三疏抹華亭達生特疏糾監視海内高其名以為中興
真君子而上實心念之以故雖用它罪去而旋有不測
之收余既私為閩幸又竊知羣臣材品久入神聖燭照
中次第彙征日可竢也當達生被覈兵馬之簡所關軍
國計最巨一切恩怨咎譽盡置度外而最難者邊鎮兵
實縮馮實空餉實浮驕卒猾弁烏鼠同穴即催檄雨下

無可報報亦畫餅余每見達生手劈眼搜瀝盡心血而無奈其攢眉何也所條三十八議裁官裁餉汰金三十餘萬而總以簡練為主記司馬楊公修齡將入秦嘗以勦撫下詢余謝曰某不曉兵粗曉書士不熟舉業不可試兵不熟擊刺不堪戰焉決也果可戰則勦撫惟我矣戚少保練兵拔麤樸去游猾刀鎗棍筅各選明師以漸教演親若父子義若師弟大畧一營得十人百人合為勍旅所何無前不汰兵兵自精不汰餉餉自省不定營

制制亦自定蓋以練陰行其汰而後知增兵增餉調募紛沓廣設加派樂輸房號名色括窮民以悞封疆者皆不求其本之過也前日用兵兜鍪如雲化為巾幗說者咎其不忠余獨傷其不學譬如白曳子弟久習奢懶遇文戰膽顫可憐而以為志不何上苛矣間以認操作練譬之指西為東於攻苦一途絕未夢見在而謂兵不可練不尤與於不練之甚乎達生核九邊情形既審尤嚴取與無敢以環瑱嘗者與余飯一蔬外無長物其門如

水鄉同年同觀政第日為端人長者寧知其大作手爾爾其謂監視暫設原比監察例不比撫鎮例嗟乎今且比總督例矣各邊有內總督而真總督之責輕京營有內總提而真督協之責輕兩淮有內總理而巡鹺御史之責輕外若見為掣肘而其責借之以輕則未嘗非臣下之利也可不深長思哉館丈王公癡仙讀達生封事以詩代序而幼玄和之曰人從破冢出舟何沃焦經今兩賢身出沃焦矣而天下事正在漏舟中安忍袖手吾

且以長年觀之封事凡六十餘上不具論論其大者

理學經緯十書序　蔣德璟

吾泉黄李殷先生手著道南一脉及兩孝經行世復出經緯十書示余其人自羲堯至明其書自六經至語錄訓詁其字自三十三母外凡涉學者派分縷析蒐採靡漏而於朱陸王之辨尤洞暢璟讀而三歎曰富哉書乎葢余少而疑講學也學自傅説發之而夫子繫易兑曰講習三代時比屋皆學不待講即夫子時不盡講然無

他學也若二氏則自為別門亦不待闢而至鵞湖以後或標德性或標問學格致一訓幾成訟府皆為羲堯諸聖人而其相詬厲甚於二氏何哉且夫二氏之精者皆吾儒緒也竊其緒而遺其全則有之顧以闢二氏之故取聖賢言無言空言覺之徼皆以為隣於佛推而不受而强掇其粗以與之角則亦與於佛之甚矣故今世士大夫無不禮楞嚴諷法華皈依淨土若以其理精於儒無復異議非佛能也儒不自有其精而推以予之之故

也使知儒之精原無不有則凡佛書高者恐猶在曾思範圍而其洸洋奇恣者亦僅埒儒家之莊周騶衍而已一洙泗攝之而有餘何以闢為舉天下習經義應舉名若尊朱而自姚江一派則皆為陸為王即或以禪疑王陸而晦翁晚年已自有章句支離不求已而求書之論且曰天命之性本無儒佛則并佛亦囿天命中而真晦翁出真羲堯孔子亦出矣故姚江定論一書足為考亭功臣彼株守其章句者未得晦翁之深也善乎黄先生

之言曰禪學亦有南北宗神秀時勤拂拭之偈似朱學慧能本來無物之偈似陸學然禪家未嘗爭勝而朱陸之徒爭之不衰釋身心而鶩齒牙居廊廡而評堂奥嗟乎其亦可以退然反矣閩學自將樂龜山始蓋親得二程為之師而晦翁其門孫也當時廷建間名儒輩出入明而四書詩易純用朱書用蔡沈春秋用胡安國四海之内皆稟閩學而吾泉虚齋紫峰紫溪九我數先生復自為温陵開山賢聖蓋泉學於斯為盛而先生又能綱

羅前聞斷以獨解使四子六經更無賸義豈不難且偉哉吾師匪莪何公嘗疏薦先生於朝而余從弟爲其家倩悉先生内行澹穆静遠居然有道君子嘻講學若先生者可也故余直以先生爲可繼道南一脉之後而序其書之大指若此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至二百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謄録監生臣江　晉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二十一

著述

五經蠡言序 蔣德璟

明以嵩經取士士鮮兼經者然自聖門子夏商瞿左丘公穀之倫皆僅名一經漢景武後經師輩出然一人猶不能獨盡其經多以相合而成且每詔五經諸儒講異

同於石渠虎觀稱制臨決其難如此而後世如鄭玄王通顏師古孔頴達及宋大儒程朱諸公顧皆兼五經論譔甚富何聖門之難而後世諸儒之易也入明而楊公愼鄧公元錫特號博雅揚搉同異鄧則戛戛乎深矣家君子授諸子各一經余又得易不解更授詩旁通書禮春秋習其訓故亦復不甚解最可商者如易必拈占辱以卜師書訂武成詩掃小序禮多以漢參古春秋乃舍左而狥胡皆古今疑府它如金矢非贖鍰已日不必

非干支嬪虞非瀆姓戡黎非文王遜荒非奔周騶虞非
獸鄭衛非淫周公居東非東征履帝武為高辛玄鳥非
卵孔子非不知父墓魯郊禘非成王賜周正為子為寅
許止趙盾之獄蔽罪與否滕子不書侯季札不書大夫
非貶更僕未易數思何名儒洞了三代以上事者一為
發覆而得許君大賡蠡言讀之起舞曰異哉夫海非
蠡所測也然一蠡而海之性已盡五經學海也千古挹
酌無慮萬家而竟不盡者何也漢唐為經用而宋自用

也為經用患拘自用患戾皆經功臣而宋人於漢令人於宋則皆自以為忠臣然後知經之大於海也余友黃君幼玄精十三經言句寄易黃圖京中余出與同館讀之相嘆伏以為楊子雲不能作甲子之役漳有顔君茂猷以五經二十三篇得雋而大賡復以是書行於世何閩之多才哉大賡學博而行方以名魁里居鍵戶修不朽之業異日出經術經世必有卓然自表者即為飲海之長虹運海之大鵬其可無言蠡矣

鑑杓序

蔣德璟

作史難讀史亦不易自余在著作之庭見所纂實錄皆采科抄章奏與起居注兩者而科抄多漏畧十僅得三四起居自文書房傳諭及閣揭外寥寥即欲有所刪潤以諸曹掌故與邸報參補而已又一二載筆眎為爛朝報不經心其高者胷臆為政閒規時局所嚮行其高下至於百十年之久文獻俱湮而野史與之錯行於世縣令思之古今史殆未可盡信也當上初年召對文華平

臺幸與同官持不律侍御榻言動必書一出殿門惝怳
若夢互相舉似已不無撈雲捫日之疑矧其它乎而士
大夫顧從蠹簡斷編懸斷耳目之外故其精則可以功
史而其敝也亦嘗為史所愚余友吳比部田年自其尊
公惺初先生與福清葉公讀中秘書以古文辭著比為
柱史所至有聲而比部弟昺繼之容春比部以使事歸
暇取涑水通鑑論列名曰鑑杓如言舜柴岱宗乃廵狩
非封禪太公無陰符子房亦未必有黃石異書也明為

荆聶陰為紅線聶多費一姊荆多費一田光魯仲連義不帝秦多却聊城一書也漢光武赤伏符倣赤帝子子陵卧隱陳希夷睡隱也佛入中國被倭佛者搊搐一番佛殊不顧中國之入也楊闕西却暮金妙在子孫步行蔬食也順帝寵乳母山陽君李固能立令出宮也華歆以狗續龍當付狐貉啖盡也孫權稱臣曹操非三分也魏徵娬媚無忠骨寧為良臣不為忠臣無以謝建成也高力士為田令孜輩作偏也皆於定案之外卓有平反

其上下千古也殊具卓識若比部真有功於史矣使之探金匱石室之林當勝余輩遠甚而余更有商者昭代皇宬既秘不可闚諸稗史通紀傳信諸書尤多舛陋易誤來學試以實錄為綱而合鄭端簡王弇州及吾師何氏名山記之類成一部明書何如余不敏病未能也請以俟君子

元和御覽詩序 潘之恒

詩以情至惟性是近凡述志陳辭非至性所安未有能

定其情者徵之唐詩庶幾得性情之正而於唐選若張
佚以中鵠或同代或同朝野稱千古一時其風調自合
莫可易矣以今觀元和御覽詩其所録僅三十人進詩
不滿三百首與世所選十九不侔如簫篴箜篌異指同
音律有所持而調有所協故足傳也友人汪騰遠氏得
之古篋繕本以相示余讀之心醉十日尚未能醒其詩
之所工以幻為本以靈為胎以想為因以虛空為典故
以遷易流動為精神抑將爽美疢而嗜美芹生於藥石

以獻至尊豈徒曼音長嘯於空林邃谷間而莫之聲過
響答者以為異於𣪊音若紀黍析塵為不易辨也葢其
吟同社其仕同朝其隱同志其所選在中晚之間若發
一竅如出一口與今時詞場所尚若相遠而實相侔㸃
枝衍存蘋碩削繁縟尚素真騰遠氏惟有之故似之惟
知之故樂之至精於校讎一字不繆又其餘事近梓唐
選者如英靈間氣搜玉極玄篋中國秀才調俱有善本
行世獨二妙未梓弘秀為宋選而剪綃尊前為唐詞能

次第舉之其有裨於風雅非淺而余猶以老眼屬望先序此集標為諸選之最惟耳目一快新賞昔陸務觀據允言墓碑為唐舊書不若余以品詩為彀士據也善乎方職方氏之評曰詩文之道以情進以性成子之情無不之而性有特操是謂能性其情者而情性乎哉余服其知言遂述之篇首以質諸同調

金焦二山刻石經序 錢府

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惟四十二章經最先至貝葉

綫穿無有三藏之目也梵書旁行無有華夏之字也因果報應無有心性之精也嗣後僧教漸通梵僧羣集佛經之來寧獨白馬可䭾而已哉逮於隋唐屢翻重譯度閣緗緑則有五千三百之多焉噫嘻亦侈矣然紙傳筆寫流通則艱口誦心惟脫落則易乃版刻肇於景德之季而石刻則幽州南山石洞有之佛藏始布滿寓内云金山昉為澤心寺而焦山則南朝之譙山戍也傳會焦光名勝與金山埒自古無有以石經刻置兩山有之自

今日新安詹生始詹生素工筆札雅善詼諧一旦以純
灰滌腸懺悔夙業始而逃儒終而逃佛發心刻四十二
章并金剛經於金山道德清淨經於焦山廣募博化奔
走南北苦心繭足樂此不疲詎不可嘉尚乎夫佛藏侈
矣不可加矣道藏自宋王欽若分洞真洞元洞神為三
洞太清太平太真正一為四部其間多雜妝方伎旁採
諸家而老子一書躋之洞真遂為玄元之鼻祖其他如
清淨五廚心印其類尚多然紬繹之則皆道德之雲仍

耳詹生始終感異夢誓竭此生之力必欲書而刻之藏之名山以垂不朽豈非末刼護法之傑丈夫哉吾獨悲鴻都石經自中郎没後寥寥千載雖魏周隋唐代相移徙而古文篆隷畢竟烏有今漢碑澌滅唐刻僅存學士大夫儁永聖言沐浴聖化由明經以取科第夫孰非遺經之力哉竟無一人出而倡率經營其事者何耶豈非二家因果報應之説足以聳動維繫乎人心而吾聖人之教日用常行若存若亡一切付之不聞耶且也詩殘

書僞禮壞樂崩此無他無護法如二氏者流故也吾願詹生儒佛兼修先之以諸經後之以論孟必有異人出於熙洽之朝共肩勝事永永無斁顧不偉與偕書以俟

易解序 唐俞

易其至矣乎聖人曰立象以盡意意終不可盡也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必俟之引伸觸類者世人習其師說黨枯保朽牢不可破爲足以知易余嘗思道大宗有三爲羲文爲黃爲老老之道德黃之符讀者輙目爲幽詭以

其意皆主於用逆而易逆數也乃反若易言之何耶不過謂考亭正義業已奉功令如日星稍欲為異即屬狐禪詎知易理秘密聖人洗心退藏玄之又玄寧僅是一番君道臣道籠統說語便打發過去太白所云白髮死章句豈不信然且世代遷移豪傑輩出人持一赤幟幾欲奪焦京之席而解濂洛之弢斯時即起考亭於九原從前論定亦必互有同異而無識者偏護其所短以為衆射之的又安得為朱氏功臣余因是憤作備之誤與

吠聲之槩就是解中稍加詮訂亦自知孤陋寡聞識不能什之一筆又不能百之一獨憶麻衣有言從心地馳騁不向注脚盤旋姑為標一指於此使淺人自見淺深人自見深而已矣偶與客談及稍指陳大意客曰昔輔嗣善易而君名適同君其中郎氏之顧邕乎應之曰予何能知易抑思易之名盧蠼也一日中作十二色若是其變也故術家言徵應道家言服食儒家言性命各有精義可以永世至帖括而侮易甚矣勦襲蕪陋對之欲

嘔當時聖人所謂絶韋滅漆者果在是乎吾意兎卦雞占猶賢於研硃滴露者也世有精易者惟變所適乘遞換之春秋與天為徒補不全之日月萬化黙成神明在我乃可以薄吾之説也夫

小窻清紀序 何偉然

燕園寧野之别業小窻燕園之别竇清紀小窻之别述也夫人静坐幽窻不讀書枯坐何用讀而不述死讀何為寧野之讀而述也不負此静坐矣然兀坐易枯非有

迎之而起則鼓舞不神窓以外之江練山翠逞濺於鄰架而脉望欲為飛動也窓以内之桐影花陰柳烟竹月掩映於筆牀間也無非撩人語者得趣深發越自靈異矣紀以清名者寧野熱於情而境漸冷將以小窓為攝境之户不覺清味之雋永也雖然豪俠性成寧為境移吾知寧野之境愈冷而心愈熱也夫

廣清紀序　何偉然

予與吳寧野初纂清紀海内翻梓者再王經倩起而廣

之其書益奇海內嗜若蔗境芙蓉粉養紙以待副墨薔
薇露浣手以待展卷經倩曰此何與欣賞令人珍好若
此則以清名之可貴也清名可貴乎清名固自貴獨柰
村夫不認清為何物執林壑所韜晦者與游閒亡賴埒
則清名將為寒酸之譏刺名從此得賤由是龍蟄之雋
流驥伏之烈士雞棲之彥倫共厭其名而思避焉清名
何可避也概而觀之天則取清氣朝則取清時官則取
清吏禪則取清規仙則取清班鬼則取清魂山川則清

而秀吐草木則清而芬揚昆蟲則清而韻泠天下無此清字不成爲世界惟恐貽俗載清名不得耳如果冰神玉儀世外佳人世方藉以洗刷何以避爲必求村夫認取而後清之名貴則清反爲投俗之物矣弟怪工態飾名者起而爲清中之異端鬚眉面目盡是游情裝束步趨總墮惡趣流慧齒牙不可方物蒲伏衣冠浪嘲林澤朱紫奪而淫雅亂其中非有大雅爲之主持不無溷場決隄之虞也然而大雅之自認亦有未必盡是者以扺

風抹月品水論山為清語則麈尾無經術以松濤竹籟鳥語花聲為清韻則休明無鼓吹以巖居川觀煮茗焚香為清事則閒居無抱負如是則飾名者得雜處其中何怪乎名之不能自貴也吾將何以收其常貴之名乎則惟有讀書一節語云讀書可以醫俗今之薄清容之名而肆其淩轢者無論矣即如求清得濁求雅反俗者只是胸中無一字故作意蕭踈轉呈粗鄙使其讀書則斂神肅氣洗塵祛氛美標格而遊名通安得猶然竊清

之膚襲清之皮與游閑相激昂也一不讀書則文象皆非縱村夫認識清名亦何居焉所願讀是紀者得其清之所以名而收其名之所可貴則是紀不為游閒之借資已雖然人惟恐不好清名耳天下不相率而墮惡趣者幸避却一俗字以清名自托則清之名猶足貴而不必避也言及此不覺清淚欲灑經倩曰乃知清為天地民物之原千古高人逸士之根也旨矣哉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